

§ 青春作伴敘拉古(2)

404 BC 春，塔蘭托。

海風吹拂港灣，一艘來自敘拉古的三層槳戰船緩緩靠岸。

使者身披紫邊白袍，向城門守軍出示象徵敘拉古政權的印璽，隨後在侍從陪同下來到阿爾庫塔斯府邸。

阿爾庫塔斯接過羊皮卷。

封泥上，赫然刻著新任統治者——狄奧尼修斯的印記。

信中沒有居高臨下的命令，而是極盡禮遇：

「赫莫克拉底將軍雖已離世，其功勳仍為敘拉古人民所景仰。

聞將軍之女芙蘿拉多年未返故里，願藉春暖花開之際，邀請阿爾庫塔斯將軍與夫人重遊故鄉，共敘兩邦之誼。」

信末又特地加上一句：

「赫莫克拉底故宅已命人修繕，一切仍如往昔，靜候主人歸來。」

阿爾庫塔斯讀畢，沉默許久，神情沒有太多喜悅，反而望向東方。

芙蘿拉察覺他的心思。

「狄奧尼修斯來信說甚麼，讓你想起雅典了？」

阿爾庫塔斯輕輕點頭。

「狄奧尼修斯邀我們到敘拉古一遊。但是雅典城牆將毀，不知道柏拉圖怎麼樣了。」

芙蘿拉微笑。

「他可不是會被戰火擊倒的人。」

阿爾庫塔斯苦笑。

「我當然知道，只是戰爭奪走的不只是城牆，有時還會奪走一個人的志向。」

沉默片刻。

他將羊皮卷重新捲起。

「希望他還活著，希望有一天，我們還能再一起喝酒談數學。」

芙蘿拉笑著說：

「也許不用等太久。」

阿爾庫塔斯失笑。

「西西里距離雅典近千里，哪有那麼巧。我們何時啟程？」

芙蘿拉望向窗外，港口方向正是西西里的方位。

自父親戰死後，她已有數年未踏上那片土地。

阿爾庫塔斯輕輕握住她的手。

「妳若不願去，我便回信婉拒。」

芙蘿拉摸摸肚子沉思片刻，緩緩搖頭。

「逃避，不會讓故鄉消失，父親若仍在，也希望我能回去看看。」

改日吧，等孩子出生了，我們再一起回去。

不如先讓艾莉西亞先到敘拉古探望一下，也好給我們鋪路。」

阿爾庫塔斯點了點頭。

「也好，離鄉多年，故鄉也該再迎接她一次。」

商船緩緩駛入敘拉古港，晨曦灑落海面，萬頃波光宛如碎金。

艾莉西亞立於船首，任由帶著鹹味的海風輕拂髮梢，目光久久停留在那座熟悉的城邦。



城牆依舊巍峨，奧提伽島上的神殿仍沐浴著金色晨光，港內商船往來如織，叫賣聲隱隱隨風飄來，一切彷彿與童年記憶沒有多少改變。

然而，她知道，改變的不是敘拉古，而是自己。

父親曾無數次站在這片港灣，談論西西里的未來。他說，真正的強國，不是靠財富，也不是靠武力，而是能讓所有希臘人願意共同守護的一座城。

當年的她，只覺得父親的話遙遠而宏大。

如今，她終於明白，那不是夢想，而是一生的志業。

船身微微一震，木板輕觸碼頭。

艾莉西亞深吸了一口氣，緩步踏上敘拉古的土地。

腳尖落下的一瞬，她沒有回頭。

因為她知道，自己此行並非為了追憶故鄉，也不是為了緬懷過去，而是為了父親未竟的事業。

遠處，城堡上的旗幟迎風飄揚。

艾莉西亞微微抬起頭，唇角浮現一絲平靜的笑意。

「父親，我回來了，只是這一次，我不是您的女兒，而是您的使者。」

奧提伽島的王宮燈火通明。

宴席設在面向大海的露臺，晚風帶著鹹鹹的海氣，吹拂著潔白的大理石柱。

遠方港灣停泊著數十艘三列槳戰船，火光映照海面，如萬點星辰落入海中。

敘拉古迎來幾位貴客，柏拉圖是雅典貴族子弟，奧麗芙是聖教魔法士，艾莉西亞是塔蘭多使者，還有一位神秘帥氣的男子。

狄奧尼修斯笑容爽朗親自起身相迎。

「歡迎諸位來到敘拉古。」

狄奧尼修斯此時(24 歲)已是敘拉古僭主，正要一展鴻圖，意氣煥發。

柏拉圖回禮。

「能見識西方第一大城，也是我的榮幸。」

奧麗芙早已被滿桌佳餚吸引，眼睛發亮。

「這麼大的烤鮪魚！」

阿列克西斯忍不住笑道：

「還沒開宴。」

「我只是看看。」

一句話便惹得眾人哈哈大笑，席間很快少了拘束。

酒過數巡。

狄奧尼修斯望向柏拉圖。

「雅典如今敗了。」

柏拉圖沉默片刻。

「一座城可以失去戰爭，不能失去追求真理的心。」

狄奧尼修斯微微點頭。

「說得好。」

他舉起酒杯。

「但若沒有軍隊，真理也守不住。」

柏拉圖沒有反駁。

「所以，最好的國家，應讓智慧與力量同行。」

狄奧尼修斯眼中閃過欣賞。

「這句話，我喜歡。」

一直靜靜聽著的艾莉西亞，此時緩緩放下酒杯。

「然而，我認為真正決定國家命運的，不是軍隊，也不是哲學。」

狄奧尼修斯望向她。

「哦？」

「是人民願不願意相信統治者。」

整座露臺忽然安靜下來。艾莉西亞繼續說：

「赫莫克拉底生前最大的遺憾，不是敗給迦太基，而是沒能讓敘拉古人民始終相信他。」

她望向遠方港灣。

「人民願意追隨，再弱小的城邦也能站起來；人民若失去信任，再高的城牆終究守不住。」

狄奧尼修斯沉默許久。

這番話，正說中了他的心。

他之所以能走到今天，正因為士兵願意追隨他。

柏拉圖接著說：

「若人民相信的是一位沒有德行的人呢？」

艾莉西亞微微一笑。

「所以統治者必須日日自省。」

柏拉圖點頭。

「正合我意。」

狄奧尼修斯忽然笑了。

「你們兩個，一個講德行，一個講信義。」

他拍了拍自己的胸膛。

「而我講力量。」

眾人一怔。

他起身走向欄杆，遠方戰船的火炬映照著他的側臉。

「若敘拉古敗給迦太基。」

「德行，不會有人記得。」

「信義，也無人可談。」

「我要先讓敘拉古活下來，再談理想。」

晚風掀起他的披風，那一瞬間，柏拉圖竟無法反駁。

因為眼前這位青年統治者，說的是殘酷卻真實的現實。

宴席將散時。

狄奧尼修斯故意放慢腳步，與艾莉西亞並肩而行。

「妳父親……」

艾莉西亞輕聲說：

「赫莫克拉底…是一位值得敬佩的人。」

狄奧尼修斯點頭。

「我年少時便聽過他的名字。」

停了一會，他又說：

「妳不像一般貴族女子。」

艾莉西亞淡淡一笑。

「我只是想完成父親未竟的理想。」

狄奧尼修斯望著她，目光中流露出毫不掩飾的欣賞。

「敘拉古如今最缺的，不是黃金，不是戰船，而是能與我一同思考國家未來的人。」

他鄭重地說：

「艾莉西亞，若妳願意，敘拉古的大門永遠為妳敞開。」

一旁的柏拉圖望著這一幕，沒有說話。

他忽然覺得，眼前這位青年君主，或許真的有機會成為一位開創新時代的領袖。

而海風吹過奧提伽島的夜空，誰也不知道，這一夜相談甚歡的三位青年日後將各自走向如何的人生道路。

阿列克西斯望著有點落寞的奧麗芙：

「今夜妳爽朗的笑聲少了很多，有心事？」

奧麗芙沒有立刻回答。

她只是扶著露臺石欄，望向港外起伏的海浪，晚風吹起她額前幾縷長髮。

過了許久，她才輕聲說：

「以前……每次看到這樣的大海，我都會想起一個人。」

阿列克西斯心頭微微一震，神情卻依舊平靜。

「他對妳很重要？」

奧麗芙點點頭。

「嗯。他是個很溫暖的人，其實，他自己內心很寂寞。」

阿列克西斯靜靜聽著。

「後來呢？」

奧麗芙望著遠方，眼神漸漸失去焦點。

「後來…，聽說他去了弗里吉亞，之後，就失去了消息。所有人都不知道他去了哪裡。

有人說，他逃到很遠很遠的地方，也有人說，他早就死了。

可是，我一直不相信。」

晚風忽然變得安靜。

她伸出手，輕輕接住一縷海風。

「我一直覺得，他還活著。」

阿列克西斯胸口像被什麼狠狠撞了一下。

他努力讓自己的聲音保持平穩。

「若他真的還活著，卻不能回到妳身邊呢？」

奧麗芙笑了。

那笑容很溫柔，也很堅定。

「那就代表，他一定有不能回來的理由。」

「我不用找他。」

「我只要好好活著。」

「等有一天，他想回家的時候，知道還有人等他，就夠了。」

阿列克西斯低下頭，沒有再說一句話。

因為這一刻，他終於知道，原來，自己從未被遺忘。

遠處港灣燈火映著海面，波光輕輕搖曳。

阿列克西斯的眼眶已在夜色中微微泛紅。

後記：

赫莫克拉底於 408BC 兵敗戰死。